

太平经合校之太平经合校卷七十一戊部之

<p> 真人再拜，「请问一事。」「然，言之。」〈起〉「今天师为太平之气出授道德，以兴无上之皇，上有好道德之君，乃下及愚贱小民，其为恩乃洞于，洽于八极，无不包裹。〈止〉今贤得师文学之，及其思虑为道，上以何为竟，下以何为极乎？」「善哉！真人之问，一何微要也。其欲闻洞极，知神灵进退邪？」「实愚蔽暗，事者不及，唯天明师录示之。」「诺。〈起〉道有九度，分别异字也，今将为真人具陈其意，自随而记之，勿使有所失也。」「唯唯。」「然，一事名为元气无为，二为凝靖虚无，三为数度分别可见，四为神游出去而还反，五为大道神与四时五行相类，六为刺喜，七为社谋，八为洋神，九为家先。一事者各分为九，九九八十一首，殊端异文密用之，则共为一大根，以神为使，以人为户门。〈止〉今为子条诀之，亦不可胜豫具记，自思其意，其上三九二十七者，可以度世；其中央三九二十七者，可使真神吏；其下三九二十七者，其道多耶，其神精不可常使也。令人惚惚恍恍，其中时有不精之人，多失妄语，若失气者也。」「今愚生见师言，眩冥不知东西，愿分别为下愚生说之。」「然，其上〈起〉第一元气无为者，念其身也，无一为也，但思其身洞白，若委气而无形，常以是为法，已成则无不为无不知也。故人无道之时，但人耳，得道则变易成神仙；而神上天，随天变化，即是其无不为也。其二为虚无自然者，守形洞虚自然，无有奇也；身中照白，上下若玉，无有瑕也；为之积久久，亦度世之术也，此次元气无为象也。三为数度者，积精还自视也，数头发下至足，五指分别，形容身外内，莫不毕数，知其意，当常以是为念，不失铢分，此亦小度世之术也，次虚无也。四为神游出去者，思念五藏之神，昼出入，见其行游，可与语言也；念随神往来，亦洞见身耳，此者知其吉凶，次数度也。五为大道神者，人神出，乃与五行四时相类，青赤白黄黑，俱同藏神，出入往来，四时五行神更为人使，名为具道，可降诸邪也。六为刺喜者，以刺击地，道神各亦自有典，以其家法，祠神来游，半以类真，半似邪，颇使人好巧，不可常使也，久久愁人。七为

社谋者，天地四时，社稷山川，祭祀神下人也，使人恍惚，欲妄言其神，暴仇狂邪，不可妄为也。八为洋神者，言其神洋洋，其道无可系属，天下精气下人也，使人妄言，半类真，半类邪。九为家先，家先者纯见鬼，无有真道也，其有招呼者，纯死人之鬼来也。〈止〉此最道之下极也，名为下士也。得上道者，能并使下，得下道者，不能使其上也。」「今愿闻何故有是上下乎哉？」「然，此者，人行之所致也，守本者得上，好身神出入游者得中也，愚人乃损其本守末，他游神者得下。守本者能尽见之，守中者半见之，守末者不能还自镜见之道也。故凡学者，乃须得明师，不得明师，失路矣。故师师相传，乃坚于金石，不以师传之，名为妄作，则致凶邪矣。真人慎之慎之！」「唯唯。」「故古者上学圣贤，得明师名为更生，不得明师者，名为乱经。故贤圣皆事师乃能成，无有师，道不而独自生也。」「善哉善哉！」「真人欲知其效，比若夫人居大贤之里，则使贤；居中贤之里，则使人中贤；居不肖之里，则使人不肖，常不及，此之谓也。学此道者，审之详之，此天之要道也。慎之慎之！」「唯唯。」「行去，道归其人，以付贤明。」「唯唯。是神诀要道也。」真人问神人曰：「受道以何为戒乎？」神人言：「道乃有大戒，不可不慎之也。夫且得道，临且成之时，乃与诸神交结也，与精神为邻里，出入相见睹，与人相爱，若父子也。夫道，乃重事也，或悔与人，且欲夺人道，故先试人，视人坚不。共来欺人，使人妄语，得其辞语，坚闭之，慎无传之也，即可得寿也，久可得真道矣，传之日消亡矣，又使人好生而恶害。」真人曰：「愿闻其日消亡意。」「精神消亡，身即死矣。夫虚无绝洞之道，常欲使人好生而恶杀，闭口无泄，乃可万万岁也。」真人问神人：「愿闻无泄之禁忌。」神人言：「然，大人泄之亡其位，中人泄之，即断其气，小人泄之，灭其世类也。所以然者，夫天地乃以此自殊异自私，故能神尤重之也。」「夫天地不深知绝洞之道，以何为神乎？以何为寿乎？」「记之，吾告子，其精之重之慎之。」真人唯唯，不敢妄言也。真人稽首，「愿更闻其将欲败人，奈何乎哉？」神人言：「然，于人心中有恶意，使大邪来欺，人能坚闭耳，不听其辞语，则吉矣；听其辞，则凶害矣。夫人君听之，

恶其臣，言其臣不忠信而欲反也。臣子听之，恶其君，就来欺之，言子今当为圣人，今当为人君。小人听之，使人自言且大尊也。父听之恶其子，子听之恶其父，辩变其辞语，荧惑人心意，言其且善且恶，乱人，一喜一怒，大佞之邪也，方欲害人也。从古到今，诸学长寿者，皆不得度于此辞也。」真人问曰：「当奈何哉？」神人言：「闭耳无听，闭口无语，此但佞邪，无可听者也，听之即真道去，去即死矣。子欲长存，慎之此辞也。吾已为子先更之，几何中于此大邪矣。吾常自正吾心，不复用之也。此大邪常积，欲观人坚不；大猾邪常或乃来入人之腹中，动人之心，使人心妄为故也。时时怒喜，不能自禁止，皆为邪所误也，为邪所推，众得灭亡。于此者积众多，审得其重戒，心亦不可移也，非独学道者也。百姓喜怒无常，同是子可为也。子慎之自精。」真人唯唯。真人曰：「吾身尝中于大邪，使吾欲走言，吾欲当为人主，后当飞仙上天。吾受其言，信之大喜。后反三月病癫疾，见神人天师言，心中大悦喜，吾亲尝中如此矣，几为剧病，后癫疾自止得愈，遂得数千岁。今自幸复与神人相睹，重复道戒，睹见门户，冀得长度为天上之吏。」神人言：「子持心志坚如此，何忧不得上九天，周历二十五天乎哉？今是诸得上天之士，皆得持心坚密，不可误者也；诸可荧惑误者，皆反蚤死，不得度也。欲得长寿，读此文以为重戒，此乃死生之戒，不可不慎也。是故古者圣贤先得度世者，不聆此之力也，学道而反不得，不长度者，皆坐聆此，得其贼也。夫天上大神，非贼人可为，便使人还此害克，故无大福也；当生反死，转为天贼也。今吾所教示真人书，悉皆可得大寿矣。或得度世，但谨自持，无以此为害，审能专心，可得万万岁。」真人唯唯。「吾不敢为非，请受明戒。」神人言：「子好道如此，成事，得上天之阶矣。真人问戒，独有此邪？复有深者邪？复有上天之戒，固固戒人耳。专戒以言共欺人，言人且尊贵，以是戒人。故使人触防禁，得诛死焉。复数试人以玉女，使人与其共游，已者共笑人贱，还反害人之躯。但人常默万岁无可聆，但独自守终命，何有害哉？死生之间，专此也。」真人唯唯。真人问：「何故专使邪神来试人乎？」神人言：「道重难与人也，其执必坚，死而已者，亦不夺人之愿也。天上度世

之士，皆不贪尊贵也。但乐活而已者，亦无有奇道也。记吾戒，子□□矣，吾言万世不可忘也，正使上行穷周无訾之天，其戒皆如此矣，无复有奇哉也。」真人唯唯，「不敢离绳墨之间也。」神人言：「审如子言，已得道矣。吉者日进，邪者上休矣。持心若此，成神戒矣。成事，乘云驾龙，周流八极矣。大道坦坦，已得矣。命已长寿无极矣。」真人曰：「唯唯。」神人言：「道实大无内外，但常恐为大邪所害，而不听一邪，邪于何败乎？故古者帝王好道而学，不听邪者，尽得万万岁；其听用邪言者，悉自败矣。吾道乃万端，悉当知其利害。」真人唯唯。「今得神人之辞，皆得须臾长生乎？」神人言：「不深戒，成事□□凶矣，道不得成也。」真人言：「吾生有禄命邪，侥幸也，乃得与神人相遭逢。」神人言：「然，六人生各自有命，一为神人，二为真人，三为仙人，四为道人，五为圣人，六为贤人，此皆助天治也。神人主天，真人主地，仙人主风雨，道人主教化吉凶，圣人主治百姓，贤人辅助圣人，理万民录也，给助之不足也。故人生各有命也，命贵不能为贱，命贱不能为贵也。子欲知其审实，若鱼虽乘水，而不因水气而蜚，龙亦乘水，因水气乃上青云为天使乎？贵贱实有命，愚者而妄语。古者圣人帝王，其大优者，不复录问伪言也，知其□□，会无可能为也。此比若教无道之人，令卒蜚，安而蜚乎哉？能飞者，独得道仙人耳。夫百姓相与游戏言，我能蜚，实不能蜚，此妄言者若此矣。」真人言：「善哉，吾一觉于此。」神人言：「子自若愚，为天命可强得也哉？」真人言：「然此道亦可学耶？」神人言：「然，有天命者，可学之必得大度，中贤学之，亦可得大寿，下愚为之，可得小寿。子欲知其效，同若凡人学耳。大贤学可得大官，中贤学者可得中官，愚人学者可得小吏。夫小吏使于白衣之民乎？以是言之，犹当勉学耳。」真人唯唯，「吾为之，未尝敢懈也。」神人言：「然，努力信道，天地之间，各取可宜，亦无妄也。」真人唯唯，「请得尊天重地，敬上爱下，顺用四时五行可为，不敢为非也。」神人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子得道意矣，吾不复重教示子矣。」

ef = "/pdf/2581-太平经合校之太平经合校卷七十一戊部之三.pdf" rel="external nofollow" download="2581-太平经合校之太平经合校卷七十一戊部之三.pdf" target="_blank">下载本文pdf文件</p>